

# 父老乡亲

李一清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# 人 物 表

罗 哥——银盆地纤板厂厂长、多多的情人，后当选为银盆地村村长。

安 庆——银盆地村村长、安福老汉的儿子，多多的丈夫。

郭 爷——银盆地村老支书，年轻时曾疯狂地追求过妙娘。

安福老汉——一个执着耕耘土地的农民，安庆、豆儿的父亲。

殷宗厚——满足于小康日子的凉粉客，大坤的父亲。

多 多——郭爷之女，安庆的妻子，罗哥的情人。

妙 娘——罗哥的母亲。

豆 儿——安福老汉的女儿，私奔后成为大坤的妻子。

苟楞娃——银盆地村民兵连长、纤板厂门卫。

金 宝——不务正业的二流子。

殷大坤——凉粉客殷宗厚的儿子、豆儿的丈夫，夜总会老板。

马老主任——牛尾乡信用社主任，一个衣着简朴、相貌温厚的色狼。

青 林——银盆地村会计，后携款潜逃的村办砖瓦厂厂长。

王县长——原银盆地土改工作队队长。

上

上

大火起于半夜。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纷纷抓起水桶、面盆，冲出门去时，展现在眼前的，是坟坡场滚滚黑烟、腾腾烈火。火光朗耀着银盆地周围波形的山峰，也在人们脸上明明暗暗，闪烁不定。刮刮杂杂的火苗汹汹沸沸，像夏日里陡然发了一场山洪。前去救火的人们，先是被猛烈的火势惊呆，随即呐喊着，奋不顾身地向坟坡场奔去。——那儿，有家即将投产的纤板厂！前些日子，他们还把过剩的稿秆贱卖给罗哥做造纤板的原料哩。不用说，堆积在厂房空坝上如山的稿秆顷刻间烧成了这场大火，出售稿秆的村民们，隐隐约约感到一丝儿良心上的不安。救火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，又何况见火不救三分罪呢？通往坟坡场的条条山路上，人影幢幢，脚步翻飞，急促的叫喊声、奔跑声、各种水桶和面盆的碰撞声，响成一片。

然而，弥天大火已救不及了！纤板厂两排刚竣工的简易厂房，无一处不着了火，无一处不火蹿上了房顶。偏偏在这个紧要当口，又狂风骤起，呼呼啦啦，掙掙得一片火海铺张腾挪，轰轰地卷着漩涡。老天爷似乎存心不让人们救火，那风没个定向，忽东忽西，救火者冲向哪儿，它就扑向哪儿，吓得人们惊鸣叫喊，四下躲避。浓烟呛得他们流下了眼泪，火焰舔焦了他们的眉毛、头发，有人衣服着火了，大声惨叫着，在地上疯狂地扭摆、滚动。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中，一间间厂房纸片似地坍塌了，消失了……

余火却丝丝缕缕，持续燃烧到翌日黄昏。即便后来见不到一簇火花，在沉寂的死灰下，也依然埋藏着星星粒粒的火种。只是不会复燃，因为坟坡场那儿已变成一片焦土，实在找不到可燃烧的东西了。

那个倒霉的家伙是在天黑前赶回来的。他已经在重庆一家

工厂里看好了机器，订了货，急着派人携款前去提取哩。他风尘仆仆、兴兴头头，满以为只等运回了机器和设备，纤板厂就可以投入生产……谁知祸从天降，他这一走，厂房竟化成灰烬了呢？此刻，罗哥站在焦黑的废墟上，只觉天旋地转，心脏被啥尖锐的东西刺痛着，身子哆嗦成风中的树叶，晃晃地就要倒下去。

“罗哥，罗哥！”有人扶住了他。

罗哥睁开眼睛，看见搀扶他的人是顺师傅。顺师傅满面泪痕，颤着嗓门说：

“罗哥，我没有尽到责任，你骂、你打吧，随便咋处罚都行！”

罗哥双手抓牢顺师傅的衣领口，凶狠地咆哮道：“你说，这是咋回事儿，咋回事儿啊？”

顺师傅挣扎着，结结巴巴道：“罗哥，我也闹、闹不懂咋回事儿，昨晚睡得正香，觉身上燥、燥痒痒，醒来就见一片大、大火……”

“滚你妈的！”罗哥用力一推，顺师傅跌倒尘埃；飞灰到处，果然就见了几粒红红的火种。

顺师傅蹲在地上，呜呜地哭着，双肩一抖一抖。

罗哥泄气了。他能拿顺师傅做哪样？啃两口么？顺师傅是他特地请来的，人家远离家乡，丢下好好的工作，千里迢迢，跟你来到这偏僻荒凉的川北山村，究竟是为了啥嘛？还不是看在皮匠大哥的情分上，打个援手，帮你把厂子拉扯起来哇！厂房快建成时，他给皮匠大哥去信，让他派个懂设备安装、修理的技术员来，皮匠大哥就派了顺师傅。瞧你，刚才咋好对他那样鲁莽？你动身上重庆时，咋就不会想到留下顺师傅一个人，安全吗？妥当吗？诸如会不会发生火灾这样的事？唉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！你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啊？

他平静下来，继之而起的是比暴怒还要可怕的沉默，心底冰凉，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。顺师傅的哭声感染了他，他陡地鼻子发酸，几乎就要哭了。他没让泪水流出来，而是拿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，生生把一颗颗泪珠子，拍回眼眶里。

“罗哥，罗哥！”有人叫喊。一片声叫喊。

罗哥略略抬起眼睛，模糊视线中，他看见在离坟坡场不远处的一棵大柏树下，蹲着几个人影。大柏树被烈火舔焦了枝叶，像一个刚刚遭受不幸而脱落光了头发的老人，粗壮的树干也跟烤香肠差不多，泛着夕阳的抑或是大火留下的赭红色。渐渐在他的瞳仁里，幻化成一束火炬，奋力燃烧着、蔓延着，在天地间扯开烈烈的火蓬。那几个人从火光里迎面向他走来，他看清了是郭爷、安庆，还有刘乡长和乡公安员。仿佛给火炙烫了，又仿佛被蝎子蜇了一口，罗哥往起跳了跳，嘴巴张合着，却没能发出声音。眨巴眼皮间，他瞥见郭爷阴恻恻地笑了笑，让人辨不清是悲是喜。安庆就神情尴尬，那张脸苦痛得能拧出满帕子的泪珠。他知道这全是为了啥，不由得慌意乱了。

刘乡长沉重地叹了口气说：“罗哥，你回来了正好，我们正在调查火灾发生的原因。”

乡公安员说：“问过顺师傅了，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大火是从坝子中间的稿秆堆里最先烧起来的。那么多稿秆，一旦落进火星，等于引燃了炸药呀！”

郭爷不无责备地说：“罗哥，你太粗枝大叶了，连个防火的措施都没有，那咋行喽。”

罗哥咋不晓得防火的重要呢？只是纤板厂还没有投入生产，他什么都顾不过来呀！郭爷的批评是善意的呢，还是揶揄、嘲讽，乃至是幸灾乐祸？他太了解郭爷了，尤其是对他回乡办厂，郭爷有过非常的震怒和惊恐！更何况几天前他一手导

演的那场风流喜剧……没接郭爷的话把儿，罗哥只是意向不明地哼哼。

郭爷又嘀咕说：“咋整？不是讲好的王县长过几天要来看现场么？”

刘乡长说：“是啊——”摊开双手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其实，刘乡长此刻的心情，一点也不比纤板厂的主人罗哥轻松。罗哥办纤板厂，他是从郭爷嘴里听说的。那天早晨，天才麻沙沙亮，这个银盆地极有威望的老支书，就敲开了他的房门。敲门声是那样急促，好像天塌地陷了似的。老支书站在门外，脸上冒着热气，他赶了十多里山路哩。借着熹微的晨光，他看见他眼圈青黑，估计遇到了啥急难事儿，夜里没睡好觉。果然是急难事儿！老支书告诉他，他们村里有个叫罗哥的人，从前是地主婆妙娘的狗崽子，而今去外面混了几年回来，闹着要办啥厂了，是那种压啥板板的厂，他听了暗暗喜乐：上级正号召发展私营企业哩，这典型上哪儿找去！好了，牛尾乡也要有私营企业了！只要乡政府出面关心关心、扶持扶持，他这当乡长的就有了政绩，对上边也好有个交待，只是他不了然：老支书咋会急成这样？

郭爷说，私人也让办工厂，解放前还差不多，解放后，谁见了？你说，这村里还有丝丝一大二公的气气么？会不会是那资本主义哇！

他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，想啥了不得的事呢，就这？他刚调来不久，对这个乡的许多村、社干部还不大熟悉，有关郭爷的事，只是在同别的乡干部们闲聊时，偶尔听说了一些：老支书叫化子出身，打土改就参加革命，在银盆地当了三十多年党支部书记。他党性原则很强，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着呢！当初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，银盆地是最后一个落实包产到户的大队。听说郭爷决心硬到底的，可惜全大队的农民集体罢耕，自

觉地行动起来，银盆地这个极有可能成为全乡、全县乃至全国唯一的人民公社的“坚强堡垒”才顷刻土崩瓦解，没能保留得住。这些年在带领农民致富方面，郭爷也表现得意气消沉。他来了不久作过一次摸底调查，似乎银盆地就少有冒尖户！只有场口卖凉粉的殷宗厚老汉，儿子在城里办餐馆，儿媳开了家时装店，日子过得还算红火。但这个殷凉粉脾气古怪，他严守有财不露的古训，拒绝向他透露自己究竟肥实到哪种程度。银盆地没有村办企业，更不用说个体办企业了，连一家小作坊也找不到，这不能说是和村党支部、村委会无关！看看眼前的老支书，他明白他属于那种脑筋还没转过弯来、烙着往日印痕的一类人物。改革开放的春风强强劲劲吹过了有些年，这种人不仅不会绝迹，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。他们坚信人民公社才是社会主义，喜欢回忆过去，好把社会前行的每一次剧烈变革，同从前的“一大二公”作比较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像社会主义了！银盆地村真要姓“资”了！虽然他们不再公开反对，但思想抵触呐！执行上边的政策就敷衍敷衍、拖拖拉拉，全不像当年贯彻战天斗地时的风火劲儿！

年轻的乡长苦笑着，给郭爷倒了杯开水，看着他咕咕喝下去了，才用温和的口气对他说道：

“郭支书，社会主义最终也是让中国富起来吧？私营企业有啥不好？国家可以增加税收，还能安排许多人就业，深圳不就是一条路子么！说实际点儿吧，你们村的罗哥回乡办厂，他就得按期给乡财政纳税，村里的富余人员呢，还可以去他厂里做工！一石头打三个鸟，是啵？”

郭爷手把茶杯，眼神定定的，说：“那就不讲个主义了？”

年轻的乡长把手放到郭爷的肩上，既有晚辈对长辈的尊敬，又透出点上级对下级的关切：“好我的郭爷哎，你还记得四项基本原则吧？只要这四个坚持没变，中国不管咋搞，就还

是社会主义！今后企业国营、集体、私营，怕是一条腿走路，要相互存在、相互竞争了。你们村的罗哥，是个好典型嘛，你要支持他，捧着他当宝贝才是呀！”

屁个宝贝！还捧着。郭爷悻悻地走了。

刘乡长随后就赶到了银盆地村。他见到了罗哥。在同罗哥的交谈中，他发现他性格坚强、胆识过人、思维活跃，处处挟带着现代气息，一点也不像这山旮旯里土生土长的农民！到底是在外面闯过几年的人么，他很快就喜欢上他了。罗哥只比他大两岁，相仿的年龄，又是那样极容易使他们心灵沟通，意气相投，彼此把对方看成可以信赖的朋友。他去坟坡场察看了纤板厂的厂址，又主动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需要乡政府出面解决，审批手续、工商执照是他亲自给跑的，纤板厂修建过程中，他三天两头总要抽空来看看。有一回在县里开会久了，散会的当晚，他还急着赶往银盆地哩。纤板厂快投产了，年轻的乡长多高兴啊！牛尾乡在他的领导下，出现了第一家私营企业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他为政期间一大突出的贡献，他会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褒奖，前途无量！事实上，他从王县长的目光中，已经看到了这一点，王县长在听他汇报罗哥的纤板厂时，一直笑咪咪地望着他。

现在，纤板厂给大火焚毁了，被烧得干干净净的，还有他的政绩、前途和希望！王县长答应在纤板厂投产那天，亲临剪彩，他正着手张罗，想到时把庆祝会搞得轰轰烈烈、声势浩大么！而今，一切都完了。天，他该怎样向县太爷交代啊？这场冲天大火，对罗哥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，对他却似兜头浇下一盆凉水。当银盆地的民兵连长苟楞娃，大上午惊风火扯地把这一消息带到乡政府，他顿时浑身发冷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这种冰凉的感觉，持续到日落风起的黄昏，愈加阴寒、扎骨。他只能安慰罗哥，说：

“罗哥，你莫要太伤心绝望！路上辛苦了，先回家歇着吧……”

罗哥像听见了，又像没听见，他就那样抱头蹲着，沉默如一尊雕塑。

刘乡长就不知道说啥才好了，把目光转向银盆地的两位当家人。

郭爷点了点头。

安庆木木地，似乎又勾起了惨痛的回忆。

也难为这翁婿俩了！忍受着罗哥带给他们的耻辱，克制着对罗哥的无比仇恨，置身火灾现场……这要多么高尚的情操、宽博的胸怀！

刘乡长感动着。虽然他还来不及判明郭爷的真实心情——因为他对罗哥办厂，曾经怀着深深的抵触情绪啊！如果由此推断郭爷会暗自幸灾乐祸，那实在是对他灵魂的污辱。

那么，安庆呢，他心里又怎么想？

刘乡长可不敢胡乱猜疑，他宁愿相信自己的下级动机纯正、品格完美。

大半天的苦苦寻找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。这场大火起自何因？好生蹊跷！

“郭支书，我们回祠堂去坐坐吧？”刘乡长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安庆。

郭爷说：“坐坐嘛。”

一行人往坡下走去。刘乡长回头想招呼上罗哥，但终于没有开口。

暮色苍茫。银盆地四环山峦的底部，首先黯黑了，而锯齿形的峰尖上，斑斑簇簇，正闪耀着夕阳的红晖。其上瓦蓝色的天空，轻柔舒展着片片白云，牧童的笛声，就从那儿袅袅吹出。在红黑相间的结合部，从半山腰的坡地里，三三两两，走

出了晃晃归家的庄稼人。

罗哥还蹲在那儿，石头似地。

这天下午，日头还差长竿子高才落山，安福老汉就灰灰地回家了。撇下安庆娘不知所措，怔怔地盯住老汉儿的背影。

是的，在安福老汉的劳动史上，除了特殊情况，有谁见过他这么早就歇了活儿？别说安庆娘诧异，路上见到他的人也都惊奇得眨眼睛。但人们很快就释然了，想想自己刚才发表的那些议论，老汉儿咋受得了嘛？他是那样顾惜名声、那样金贵脸皮、那样要强的一个人啊！

议论自然是从大火开始的。别说在当天，即便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，恐怕这都是银盆地最热点、最让人感兴趣的话题；只是这议论不再像从前范围集中、人多嘴杂，因为各家各户，人都零散在各自的责任地里。声调儿却比从前高。这家那家的，隔着田畴阡陌，不粗喉大嗓，听得见么？议论变成了喊街，一传一递，此呼彼应，几只“肉喇叭”，倒也渲染得响响堂堂，气氛热烈——

“喂，晓得不，坟坡场是龙脑壳哩！压得房子么？龙颈项一摆，呜哇哇，就着火了！有多少房子，也烧个精光！”

“扁，哪个看的地脉？你是阴阳先生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，听得到不？啥子地脉哟！我看这火来得日怪！”

“喂，听到了。啥日怪哇？”

“龟儿，装疯卖傻！”

“他龟儿装疯卖傻，未必老子还不灵醒哇！不就是最近那天晚黑的事么？”

“人家也晓得嘛！多多和罗哥，被安村长赶回来双双捉住。”

“.....”

“肉喇叭”们全都兴奋了，重复播送着这条他们不知播送了多少遍的新闻。

安福老汉就赶紧捂住胸口，疼痛得想要蹲下。他努力不要去听，可喊街般的闲言碎语，依然固执地钻进他的耳洞。

“.....”

“喂，看不出多多那号货！把郭爷的毛都肇光了！”

“喂，她啥人不去勾搭，你想都想不到她偏偏搭上罗哥！”

“安村长才叫惨哩！多好的人呀，生生给弄顶绿帽子戴。”

“唉，依我说，他爹更惨！早年豆儿私奔大坤，而今媳妇子又偷人养汉，这些不光彩的事情，咋都叫老汉一个人摊上了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老汉儿那年只差没有恁死！”

“啧，这回就恁气轻了？你们看见老汉儿下地没有？”

“喂！嘘——”

“喂！嘘——”

安福老汉明白，那声“嘘”是冲他来的，有人发现了他。果然，那几只“肉喇叭”断电似地突然全都噤声了。黄昏的山野，显得出奇地宁静。

可怜安福老汉，早已羞愧难当，浑身发疟疾般颤抖不止。他好想回那些人几句，或者干脆豁出去，不管不顾地大骂一通。但那只能把事情弄糟，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锅烟黑。耳不闻，心不躁。惹不起你几公爷，总该躲得起吧？狗日些，老子回家了，爱嚼牙巴嚼去！

直到安福老汉过去了，走远了，“肉喇叭”们才又纷纷广播——

“喂，看见了吧？活活把老汉儿气走了！”

“喂，安福老汉的‘病’啥时好了的？刚才咋没发现他在

地里干活儿？”

.....

安福老汉的“病”沉重了有些日子，他已经有几天没下地了。老汉儿之所以选择在今天公开露面，事前是有过充分考虑的。他知道这几天满银盆地都在议论多多和罗哥那桩丑闻么，这场大火会改变人们的话题，谁知……

老汉儿跌跌撞撞地往回走着，他心碎了，在流血……在他的身前和背后，是汤汤夕阳，一摊一摊。

几年前，豆儿留给他的耻辱，至今想起来胸口还隐隐犯疼呢；媳妇子又来事了，而且来得比豆儿更加肇皮！主先人啊，你这是造的啥孽呢？我安福老汉从今往后，还有啥脸面在这人世上走？

他万万没想到，在回家途中，会碰见凉粉客殷宗厚！

殷宗厚挑着一副箢筐，从牛尾场方向走来，他脚步沉稳，两只箢筐却尽左尽右，悠悠甩甩。怕是想啥心事儿了，他低头赶路，直到险些和安福老汉撞个满怀，才“噢”地惊叫了声，站住了。

“噢！”殷宗厚说，并掩饰地把左肩上的担子换到右肩，箢筐里的瓶儿罐儿，便弄出些“叮叮咣咣”的声音。

冤家路窄，安福老汉一时也愣愣地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会在此时此刻碰见殷宗厚！凉粉客素来回家很早，两箢筐凉粉半上晌就卖完的，咋今儿晚到这样辰光？

安福老汉和殷宗厚从前并没有很深的齟齬，事实上，他们正是一对儿女亲家！尽管安福老汉拒绝承认大坤是自己的女婿，声明他没养豆儿这样的闺女！

凉粉客就不是这样了。豆儿追着撵着要嫁给儿子大坤，很让他扬眉吐气，暗自得意了有些时候。他知道安福为哪样阻挠女儿的婚事。同样，他也鄙屑安福，一个一辈子只会在地里埋

头干活的老牛，一个不开窍眼的死面疙瘩！两亲家天晓得哪里拧弯了，又哪里错了位，彼此轻蔑着、诅咒着。儿女们的结合，非但没起到丝毫缓解，反而雪上添霜，更增强安福对凉粉客的无比仇恨！

有时，殷宗厚也在心里原谅安福，他同情他，对这块死面疙瘩表示理解。偶然在路头路尾相遇了，他总要尽量避开，免得惹老汉儿怙生烦恼，也免得自己看到他秋风黑脸，恨恨咬牙的凶样。

今天是躲避不及了！

凉粉客后退着，他站到一边，把肩上的担子摆顺了，好让安福老汉通过。

安福老汉闪身过去了，没走出多远，就箭步奔跑起来，惶遽得像一个小偷。

殷宗厚还久久伫立着，他目送安福远去的背影，感慨地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经不起几回折腾嘛！又何况是那号折腾！看，他羞慌成啥样了。”

篾筐里的瓶儿罐儿，也跟着摇摇，叮叮咣咣……

昨晚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殷宗厚正弯腰泌缸里滤淀过的粉水，忽见窗口一团火光，从坟坡场方向，传来那个叫顺师傅的外乡人可怖的叫喊，接着银盆地这儿那儿，响起了乒乓的开门声、嘈杂的人声，狗也汪汪地叫着。

闹火了！这念头在殷宗厚精明的大脑里刚一闪过，他就本能地抓起水桶，朝外面冲。但前脚刚跨出门槛，他又机械地退了回去。淀粉水还没泌净么！救了人家的火，自家的粉不就“倒桶”了？他殷宗厚没那么憨包！

他专心专意在那只半人高的粉缸里，直到把淀粉起完，才

提上水桶，向坟坡场跑去。路上，不断有人追上他、超过他。坟坡场已燃成一片火海，毕剥的爆裂声惊天动地。

殷宗厚跑着跑着，不知是体力不支，还是腿吓软了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。突然就停住了，前后左右瞄瞄，一头钻进了路旁的小树林。

他庆幸没有人看见他。否则，见火不救，背不完的骂名哩！他倚着一棵老柏树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让紧张跳动的心，一点点平静。

殷宗厚不打算救火了！在刚才疾步奔跑的瞬间，他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。救他娘的啥火哟！这火要猛势才好，要把纤板厂烧光了才好！要把罗哥烧跑了才好！那样一来，就别想有谁动摇他在银盆地的首富地位！有朝一日，他就能顺顺利利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……

殷宗厚在黑暗中奸笑了一声，摸出叶子烟，悠悠然地吧嗒着。他相信人们都忙于救火，不会有谁注意到附近小树林里，这样一颗忽明忽灭的烟头。从烟锅里升腾到空中的一缕淡蓝，被吹散开来的滚滚浓烟覆盖着，辛辣的气味也闻不到了。

殷宗厚却吧嗒得有滋有味，吃了这么多年的叶子烟，他觉得这一回最过瘾、最来劲儿！不由得交抱双臂，忘情地观看着眼前这场大火和在浓烟烈火下往来冲突的人群，听见他们被火舔焦了衣服和头发时鬼哭狼嚎般的惨叫，他在心里说：烧吧，烧吧！烧它狗日个片甲不留。烟已云涌过来，呛得他直咳嗽。他泪流满面，脸上却长长地笑着，笑着……

等到烟云散去，从头顶的枝叶里斑驳下星月微光，纤板厂已化为乌有了，火光却仍自闪烁着，一跳一跳地照进树林里来。殷宗厚打算离去了，就在他掉头的刹那，猛可地吓了一跳！他看见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树阴下，站着个黑黑的、细瘦的身影。一样悠然地交抱双臂，嘴里噙着叶子烟杆，烟头忽明

忽灭。那不是安福老汉吗？殷宗厚差点失声叫喊起来。

安福老汉也看见了殷宗厚！两个见火不救、躲到树林里看笑话的老头，彼此为自己被对方发现而难堪。

不过，精明的凉粉客很快就判断明白，安福不去救火，跟自己想的绝不一样！他和罗哥无冤无仇，罗哥和大坤又是那样要好。张狂的家伙，在他面前总是规规矩矩，还亲热地叫他厚伯呢！相反，安福同罗哥的仇恨就深了！也是罗哥造孽，他咋好去污辱人家的媳妇子嘛？安福当然不会去救火了！他心里巴不得连罗哥也烧死！他之所以来到这儿，怕也是跟自己一样，中途才改变了主意的吧？

殷宗厚讷讷地，脸上有一种被烧燎的感觉。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用坦然的、甚至多少带有嘲弄的目光，紧盯着安福。

安福老汉被激怒了！凉粉客胆敢这样放肆地盯他，为啥嘛？不就为他们家新近爆发的丑闻么！安福老汉细瘦的身子往前一蹿，挑衅地瞪着殷宗厚，那神情，又像当年两老汉打架。

那场架打得好凶哟！

那场架一开始打得凉粉客莫名其妙。

……他吃力地推动石磨，转上两圈了，又停停，拿铁勺往磨眼里添些许豆子。打从大坤进城开餐馆，这凉粉的营生，从磨、滤、熬、卖一系列工序，就落到殷宗厚一个人头上了。石磨慢蹭蹭地，发出的声音恰如一个人咬紧牙巴在呻吟：“吱吱——咕！吱吱——咕！”全不似大坤那阵运转风快：“姐儿——姑！姐儿——姑！”清亮悦耳，串连串飞出，像一群归巢的小鸟，在暮色四合的小院，在小院子上空泛着的桔红的霞光里，在墨绿阴人的竹林那边，欢乐地啁啾、啼叫……旋转的石磨，给岑寂的小院注入了生机，它咀嚼豆子，也咀嚼着小院的诗情画意。